

# 35年前的那个除夕夜

新晚报

08

2024年  
2月23日  
星期五

□ 经年碎影



除夕那天，哈尔滨港江一线609门机挺立在凛冽的寒风中，两挂50万响的爆竹挂在吊钩上，徐徐升至30米空中后，吊臂转向江面。瞬间，点燃的爆竹迎着松花江噼噼啪啪，十响一咕咚，绽放着的火光，映照岸边每一个人的脸庞，不论是小伙子，还是五十多岁的老码头，都欢呼雀跃着，人们兴奋得跟个孩子似的，从来也没有像这样在码头上辞旧迎新过大年。

时隔35年了，那个激情燃烧的除夕夜，再一次浮现在我的眼前。

那是1989年我担任哈尔滨港务局局长后，在单位过的第一个春节。

每年的年三十对哈尔滨港木材作业区来说，都是一个繁忙的不眠之夜，因为社会上大部分铁路装车点都放假停装了，所以铁路部门增加向港口安排空车皮

的数量，这也是哈尔滨港抓紧抢装车皮的好时机。年三十总有一部分装卸工人需要坚守在生产一线，抢装火车。



年前我问大家，年三十晚上能吃上年夜饭吗？大家说，家远的自己带点饺子，家近的孩子送过来，利用装车的间歇时间随便吃一口就算过除夕了。当时一个念头在心中一闪，除夕夜是阖家团圆、辞旧迎新的时候，我们的一线工人却坚守在岗位上，应该想办法让他们在年三十晚上也吃上一顿饺子。

于是，我和同事们商量，组织科室干部到食堂给一线工人包冻饺子。腊月二十九那天，职工食堂热热闹闹，科室干部和食堂的师傅们一起包冻饺子，并且按着预计的人数给每桌准备了八个菜。

除夕那天放完鞭炮后，所有当班的职工陆续来到食堂，大家围坐在一起，还给那些后半夜没有装车任务的每人准备了一瓶啤酒。当一盘盘热气腾腾的饺子端上来时，整个食堂热气腾腾的，饺子的香味飘进了每个人的心田。在场的人都激动得不得了，异口同声地说：“没想到局领导和我们一起吃年夜饭”“这是我们过的最好的一个年三

十”。我和同事们也被现场的气氛深深地感染了。



叭咕屯是为20世纪50年代山东支边青年来哈港建的居民区，“叭咕”是山东话，是窝窝头和大饼子的昵称，是当年职工们常年吃的主食，因此大家把这个居民区戏称为叭咕屯，是一片棚户区。黎华32街区在哈尔滨港务局办公楼的对面，也是一片棚户区，大部分基层工人都住在这里。大年初一我和单位其他领导出现在这两片家属区，走进普通工人家里，专门给一线工人拜年。大家走进低矮的平房，虽然每家都很拥挤，但过年的气氛却很浓。有的家初一的饺子刚下锅，屋里的热气扑面而来；有的家馒头刚出锅，面板上的枣馒头、面鱼、豆包散发着醇香的面味。因为事先没有打招呼，当走进每家时，面对我们这些突然到访的客人，主人先是一惊，然后手忙脚乱地搬来凳子，“请坐、喝水、吃糖”一时不知道说什么好

了。那天，我们一气儿走了十几户，都是生产一线的工人。我们还没离开家属区，家属区里就传开了：“新来的局长和书记给工人拜年来了。”

从初一到初五，我们基本上都是在家属区和工作点转，整个春节假期创造了我们同职工群众亲密接触的好机会。我和党委书记杨林同志都是刚到哈尔滨港务局工作的新人，大部分人相互都不认识，那个春节一下子拉近了我们之间的距离，也得到了职工群众的认可。

重感情、讲义气是码头工人的行业风气，投之以桃，报之以李，码头工人们那一张张醇厚、质朴的笑脸，给了我们在哈尔滨港务局做好工作的信心和决心，坚持以人为本、全心全意依靠工人群众办企业的信念更加坚定。

人言

讲述我与这座城的那些事儿

## 闯关东人的后代

□ 陶广斌



翁，是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做贡献的劳动者。

当时正处于抗美援朝时期，航校为培养合格的飞行员，做好他们的伙食工作也是很重要的。父亲工作勤勤恳恳，兢兢业业，多次受到立功嘉奖，还被评为一级厨师。我至今还珍藏着一张父亲带着大红花与首长合影的照片，这张照片成为我们家最宝贵的纪念品。

我的母亲是位典型的山东妇女，无论生活怎样艰辛，母亲总是衣衫整齐，干干净净，头发一丝不乱。母亲不仅把家务打理得井井有条，还积极投身到社会工作中。

20世纪60年代，母亲多次被选为街道组长、委主任。那个年代的街道干部都是义务的，没有任何报酬，母亲仍然任劳任怨地工作。那时政府经常号召大家除四害，搞爱国卫生运动。母亲一双小脚走街串巷，不知疲倦地去检查卫生，去做街道办交给她的工作，由此她经常得到街道办的表扬、居民的称赞。

1964年春天，父亲因高血压病逝，那年他才59岁。我们家的顶梁柱瞬间倒了。那年我刚上高中，妹妹上小学，姐姐出嫁了，母亲没有工作，家里失去了经济来源，连

我和妹妹的学费都成了问题。那是我一生中最黑暗的时刻，那个悲哀得令人心碎的场面我一辈子也忘不了。母亲强忍悲痛，用手轻拂父亲的眼睛说：“你放心吧，这个家有我呢！”

后来母亲以顽强的毅力撑起了这个家。刚开始她用父亲的抚恤金买了一台缝纫机没日没夜地干活，后来她到一家日用五金厂上班。那年母亲快60岁了，我一有时间就去接她下班。当我看到她，一个小脚老太太穿着工作服，戴着套袖，坐在工位上吃力地拉着机器手柄，我的心仿佛在流血，至今想起这一幕，我的心里还是酸酸的。就这样，她一直工作到我和妹妹都走上了工作岗位。

我的父母不仅含辛茹苦地养育了我们六个子女，还把山东人淳朴忠厚、豪爽耿直的性格和勇往直前的闯关东精神传给了我们，让我们终身受益。

我是在哈市一个住着十几户山东人家的大院里长大的，一直到1990年棚户区改造时才离开。光阴似箭，如今的我已年逾古稀，但仍不时想起那个充满了乡情的大院，特别是一想到曾历经磨难闯关东的父母，他们的艰辛经历，他们的拼搏努力，心情总是难以平静。

我的老家在山东掖县（现莱州），生于20世纪初的父亲，不愿受到农耕生活的束缚，年轻的时候就跟名师学到了一手好厨艺。20世纪30年代，他只身一人走上了闯关东之路，最后来到了哈尔滨。经同乡介

绍，在一家饭店里干活，勉强维持生计。

几年后，父亲的厨艺得到了东家的认可，生活稍有起色，便回老家接我的母亲和三个姐姐。到了哈尔滨以后，很长时间都借住在亲戚家，一家人靠父亲的微薄工薪支撑，母亲还夜以继日地给人做被服，生活困苦，举步维艰。

哈尔滨解放后，父亲在一个小学食堂里做饭。不久，一所航空学校招聘厨师，父亲通过了严格的审查后被聘用了，从此父亲进入了人民军队的大熔炉，开始了新的生活，也翻开了他最自豪，也最能体现人生价值的一页。

部队火热的生活温热了父亲那颗饱经沧桑的心。部队的教育、首长和同志们的关心，让他切切实实地感到自己再也不是被人看不起的厨子，而是革命大家庭的主人

与您约稿

本版以呈现哈尔滨风情风貌、展现哈尔滨特质魅力、传承哈尔滨城市温度为主，以随笔、散文、杂感等不同文体，对文化多元、风貌独特、底蕴深厚的哈尔滨，作出形象、深刻、诚挚的解读。力求通过这些个性化的民间记录，打捞、梳理出这座城市的记忆碎片和人文脉络。

稿件字数1000-3000字，可配发若干老照片，并注明姓名及联系方式，发至邮箱22354430@qq.com即可。